

紫河车

黄瀚
著

长篇小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紫河车

黄

瀚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紫 河 车

黄 瀚/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河车/黄瀚 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1

ISBN7-5043-4010-3

I.紫… II.黄…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836 号

紫 河 车

作 者:	黄 瀚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菁 云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数:	0001-18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010-3/G·1611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男精女血	1
第二章	苦笋与酸柑	64
第三章	香烛火	125
第四章	隔着肚皮	161
第五章	七孔八窍	209
第六章	说长短	253
第七章	酿起红酒	300
第八章	一摇三晃	342
第九章	胸前揽大鼓	388
第十章	哭声亮	440

第一章 男精女血

一月怀胎不来红，
男精女血汇胎中，
有尾有腮像嫩芽，
是虚是实心朦胧。

1

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一个游来游去的木匠，跑到麻地墟触景生情，忽发奇想，开口要包下一座山，开辟什么美人山风景区。好像是赚的钱太多了，要往山坡上扔。墟上人觉得惊奇觉得不可理喻，这个木匠要是别人也算了，偏偏他就是羊仔啊。羊仔是在麻地墟外公老家长大的。墟上人太熟悉他了，从小看大，他身上有几条筋几根脉脑袋里有几个招数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个花木匠能办出什么正经的事呢？墟上人知道，羊仔这辈子娶过三个老婆，后来又像换衣服一样一个一个的离了。他的前半生走乡串户，给人做粗木细木的活，很讨东家嫂的喜欢。传说他能在灿烂的阳光下站在高高的屋顶上架房梁一边还和送茶水的东家嫂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说得东家嫂满脸绯红像盛开的大理花；又能在月光下在灶火前帮东家嫂捡茶籽砍柴禾对山歌，逗得东家嫂笑逐颜开发出斑鸠叫春一样的笑声，还特地端上热腾腾香喷喷的鸡公酒给他补身子。有人说羊仔找了许多“契嫂”，生了许多干儿子。因此就送给他

“花木匠”的谑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也来开发美人山？说不定是来开发哪个美人吧。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春天，刚过了元宵节，空气中的炮硝味还没有散尽，锣鼓声还在小孩子心中回荡。这时候，在山外迁徙云游了大半辈子的羊仔，转了一圈费了近四十年，又折回麻地墟外公老家。像羊仔这把年纪出来探亲访友，便带有一些怀旧的意味；墟上人见了，也总往过去的事联想。说起他的太祖公祖，外公外婆，姨妈娘舅，父母兄弟姐妹；说起他幼年时穿开裆裤流鼻涕的种种憨态丑行。当然，也要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娶几个老婆？生多少儿女？做什么生意赚多少钱？推陈出新，新旧相融，乡人的日常生活就此拓展了多维空间，生发了许多戏谑的话题。墟上人见了，有人说，羊仔就是羊仔，跟母羊辛辛苦苦走一圈还是回到老地方。说这话的联想起羊仔小时候的典故，分享亲密回忆的快乐。也有人笑他空——空空，这么早就想来“收脚迹”啊？说这话的当然是熟人，算是亲切的玩笑。若说是来作告别游，确实为时过早，羊仔还只有 59 虚岁哩。现时人的寿命长，70 岁的人还像条野狗，东张西望到处走。

重返麻地墟的羊仔体格健壮，一点也不显老；肚皮鼓鼓，额头亮亮，鼻梁高高，嘴巴宽宽，走路还是头比脚先快半拍。墟上人见了，都说他那长相那行踏很有他外公的款式。真是高额阔嘴家族的后代子孙。他的外公陈舜九是早先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墟上年长的人还记得陈老先生的模样：瘦高身材，青皮脑壳，身穿对襟汉衫，脚踩贡呢布鞋，鼻梁上常架着老花眼镜。陈老先生喜欢闭着眼一边给病人摸脉，一边“噗噗噗”抽着水烟筒。陈老先生有一双柔软而又神奇的手，切脉接骨，救死扶伤，被誉为“手到病除”的神医。羊仔到底跟他外公不一样，羊仔重返麻地墟街时，完全是一副新派穿著。像个时行的大款派头啊。以早乡间俗话说：屙屎别人厝，赚钱不会富。想不到羊仔大半辈子当木匠四处清心游，也能致

富。羊仔身穿名牌休闲装，花格上衣，牛仔裤子，裤头上别着手机传呼机（熟人戏称为长枪短枪）；脖子上挂一条金晃晃的麻绳一样粗的金项链，很是耀人眼目；表情悠然自得，满脸春风向他的熟人分发“三五牌”香烟。让人不由对他刮目相看，猜不透这花木匠发了什么财回乡摆谱来了。

熟人接了香烟，客气地说，不好意思啊，跳蚤吃人客。

羊仔也客气地说，见外什么，我也是吃麻地番薯长大的。

多住些时日啊？

好啊好啊……

近年来，麻地镇上搞了旧街改造，拆了老街道的街店，也拆了羊仔外公的老房子。他的大姨妈牵头，在街店原址盖起一座五层楼房。按说他可以住进那新楼房里，那楼房还有他投资的三万元哩。可惜独身一辈子的大姨妈老了老疯癫，去年秋天旅游旺季时，竟跟着老情人外出游山玩水撒野去了，一去就是大半年。羊仔去看了新楼房，一、二楼租给人开酒家，三楼以上是大姨妈的住宅，铁门锁着进不去。羊仔只好寄住在外公的徒弟刘炳的中药店楼上。羊仔在这墟镇上还有一些亲人和老同学老街坊邻居，他的一位表侄儿范大笠就是这个镇的镇长。范大笠是羊仔三姨妈范三妹的孙子，回乡当了一年多镇长。羊仔到了镇上，自然先找了表侄。范大笠是个五官端正细皮嫩肉膀壮腰粗的年轻人，习惯地趋身上前和客人握手。羊仔握着表侄的手，细细欣赏，竟舍不得放开。范大笠的手指手掌极其柔软，宛如没有长骨头的糍粑一样。羊仔说，你的手像我外公的手，这是一双福禄贵气的手哪。说得范大笠笑红了脸，说大伯当一辈子游匠，游来游去连嘴也油了。范大笠也伸手捏住表伯羊仔的耳垂，说，这么大这么软，才像是外公祖的长命种啊。羊仔说，说真的，我的手就差，好比耘草的铁耙。范大笠就拍拍表伯凸起的肚皮：你的肚皮可不差，至少有八月怀胎。羊仔说，彼此彼此，你也成形了，里面都是民脂民膏。两辈人没大没小互相嘲笑

了一阵。范大笠要安排表伯住到镇政府的招待所。羊仔不愿意，说自己是个打工的木匠住到机关里去，气味不对，话语不合，进出都不方便。羊仔说，我若是嫖娼被捉了，罚款了事，可就给你脸上抹黑了。范大笠笑笑，知道表伯自由散漫惯了，也就不勉强由他去了。住在刘炳家里是羊仔自己选择的：我是羊仔啊，漫地吃草，归依何方都行。羊仔开头也认为不错，他自小闻惯了先辈祖传的草药味，此时觉得有些亲切，断断续续勾起无数年少时的回忆。只是中医刘炳生性呆板木讷，不苟言笑，光会念汤头口诀，摆弄药散丸膏，只懂得“望闻问切”和病家打交道，说起乡俗闲情来却懵懂寡味，更扯不上什么知人论世。羊仔和他说起墟里墟外的见闻，说起先辈后人的轶事。刘炳只会从眼镜上端露出一双小眼睛，充满茫然无知和狐疑的神色；若说得粗俗一些肉麻一些，刘炳便会羞红了老脸，闭上眼睛，摇头晃脑。这确实让羊仔很扫兴：装什么文明啊，你和大嫂在床上还不是一样做戏？

刘炳苦笑着摇头叹息：你这个羊仔啊。

别不好意思啊，你有没有勾上相好的契嫂？叫来让我看看。

羊仔你啊……

羊仔自然和刘炳谈不拢，因此闲来无事，便在墟街四处闲逛，或钻进一些熟人开的店铺泡茶讲古。反正他在这墟上出生长大总有不少熟人，反正他这辈子就是这么游游荡荡过来的。

有一天，羊仔在墟街上闲逛，不经意间发现了偏僻小巷里的一家理发店。羊仔走进店里，闻到一股油垢霉臭的气味。店内光线昏暗，墙上贴着发黄的旧报纸，挂着一面布满烟尘污斑的镜子和一条黑油油的磨剃刀用的皮带。羊仔正想退出去，注神一看，认出了躺在剃头椅里闭目养神的师傅剃头遥。

羊仔只好叫一声：遥师傅啊。

剃头遥眼一睁，立刻精神抖擞爬起来。他习惯地用罩衣拂打

着坐椅，嘴里连连喷着酒气，歪着头眯着眼打量了半天才认出来人：你啊，是羊仔啊。

羊仔认识剃头遥的时候，剃头遥好像就是这副模样，怎么这些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多大改变？只是脸型萎缩了些，原先小巧玲珑的五官作了局部调整，头上的毛发稀少些，上嘴唇的门牙掉了两只，说话时发出“嘶嘶嘎嘎”的杂音。但是那形态那语气那心性还是没有多少变化。

是羊仔啊，稀客稀客，真是发财发福啊。剃头遥说着，又习惯地盯住羊仔的毛发，见那毛发黑油油，发脚是刚整修过的。

羊仔看出剃头遥脸上的狐疑，说，没事走走，向你老前辈讨教讨教。

剃头遥还是那副自傲的心性，喜欢听好话。听羊仔这么说，不由双眼焕发光彩，高兴地说，你找我算找对了，不是我吹的，要想了解麻地墟的老事，没有我不知道的，你说是不是，还有谁比我更清楚啊？羊仔心想，人说我爱吹牛，跟他比，他能当我的师傅。

羊仔也就趁势给他戴高帽：我知道，你是讲古的能手，祖传功夫啊，你是麻地墟的活字典，墟上古往今来的事都装在你的肚子里，随便一抠，就像这满地的头发。

剃头遥听了，自然高兴，特地用紫砂壶泡了一壶茶。羊仔捧起茶杯，见那杯子内外，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黑赭色茶垢，不禁皱起眉头。剃头遥看在眼里，就说，看来，你喝茶也是外行，这层茶垢是不能清洗的，积得厚——厚厚，茶水就香——香香，懂吗？这是朋友送的正宗安溪铁观音茶，是你这个稀客来了，才让你尝尝鲜；要是别人，泡本地山茶请他就不错了。

羊仔心想，喝闽南功夫茶，你还比我差得远哩。他略略抿了一口，却说，是不错，好茶好茶……

两个人胡扯乱吹了一阵。羊仔说，有一件事，我不甚明白，听说你对美人山特有研究，我想来请教请教，请你点拨一下。

剃头遥听了眉飞色舞：不是我吹的，乡里人对美人山的价值，还是没有多少认识，只有我老爹才有先见之明。

羊仔既是如此虚心向他请教，剃头遥就把羊仔领出店门。两个人站在大街上，可以看到美人山的全貌。剃头遥摆出一副智者风度，像许多年纪大又学问饱的前辈那样，采用直观式启发式的教学法，指指点点，让羊仔认真看看墟后头的那座山再看看脚下的这个镇。他说看了你就明白。羊仔只须朝那山看上一眼，便忍俊不住会心地笑了；然后，眼光便死死盯住那山细细琢磨，一边品味一边等待剃头遥的进一步解说。那时，剃头遥就得意地搔着自己的毛发，眼里闪着狡黠机智的光，喷着满嘴酒气说，进山看山势，入门看人意；亏你也是吃麻地番薯长大的，还是傻——傻傻，那是美人山哪，你看要多像有多像，连女人的洞洞都有。这个镇就是美人产下来的肉胎，你看对不对？

羊仔禁不住戏谑地笑了：真是大美人，就有那么大的肉胎啊。

你别笑，说起这个是有来头有典故的。剃头遥讨厌羊仔的嘲笑，就不把典故说出来：这个来头有故事，以后再跟你说；今天先告诉你，这个墟原先就唤作肉袋，麻地麻地，本地方言就是肉袋肉袋，用现在的普通话说，也就是胎盘的意思。你说这意思通不通？肯定通——通通！

剃头遥解说时，自问自答，右手还在空中比划出一道道弧形，好像握着剃刀在皮带上刷动研磨的姿势。那手势，让羊仔想起儿时剃头遥店里理发的情景，禁不住头皮紧缩绽起鸡皮疙瘩。

剃头遥老了，好在他刚喝过酒，舌头也就灵活得像抹过油的弹簧，运转自如。

羊仔听了，也对这个说法感兴趣，不由点头称是，说剃头遥可以改行当一名导游，肯定有不少黄段子可以让游客旅途轻松满意而归，现在让他剃头可是浪费人才。剃头遥自己夸耀说，不是我吹的，许多外乡人远地赶来听了我的一番解说，再经过一番实地考

察,都一致赞成我的说法;上面下来采访编书,还把我说的故事收在书里,把我叫作权威的老住户。

羊仔敷衍说,不错,你的说法跟这个墟镇的地理风水太相近了,更有道理更准确也更形象。

剃头遥听到好话,头皮上泛起阵阵红晕。

羊仔虽然不算博学,但走南闯北,什么奇特的事没听过?!他心中自然明白,并非剃头遥的解说有多精辟多独创,他只是“点破”而已。一切都是盘古开天地的混沌年代就定好好的,这是山水自然形成的独特景观嘛。过后,他曾经请少年时的邻居阿翠为他查过《宁安县志》。知道麻地墟后的大山,叫作美女峰。山名条目下还有这么一段注释:“在县北五十里许,耸然秀丽,形似美女出浴,故俗称美人山。山半有清泉一脉,雨不溢,旱不涸。以其形胜取名,可谓天工神斧,并非淫秽小人穿凿而成。有《美女峰铭》见艺文志。羊仔看了县志,当下心中就禁不住发笑。笑古代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一说到女人问题时,也要先划清界线洗白自己,来一个天然形成与己无关的注解;同时还要引经据典援引先代圣哲的话来为自己撑腰。真是酸腐文人啊。那篇《美女峰铭》便是清代当地一位姓陈的进士也就是外公陈舜九的老祖宗所作。当然,羊仔也不得不承认,县志的话,不如今日的剃头遥说得通俗说得直截了当。

剃头遥嘿嘿嘿笑了,说,看明白了?

看出来了。羊仔说。

再好好看看,就算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相信你在别处肯定找不到这样的风景,全中国全世界也找不到。剃头遥断然说。

羊仔猥亵地笑着,点头赞同他的说法。

那座山的形状活灵活现就是一位朝天仰靠的女子,几乎女人身体的一切特征都可以找到。蓬乱的头发,端庄的脸盘,高耸的双乳,张开的大腿,还有那最神秘的阴部。整座山上常年只长一些茅

草和灌木丛，长不出一株大树，因此美女的整体形态也暴露无遗。这简直就是鬼斧神工的创造。一座山，就是天然的一个大美人。山风拂荡，山草萋萋，仿佛是美女的毛发随风飘舞，美女的肌肤闪耀出青春的弹性。日头的光环照射着美女脸部的五官，形成立体的光影效果，美女的神态也变得顾盼生姿。那匀称的双乳峰托着蓝天白云，显示女性最神圣的象征，让天空的老鹰鸟雀为之倾倒留连。美女的背后，是连绵的山峦，好像被山风鼓起的斗篷。一切都显得那么逼真，那么传神。就连阴部上端的石壁上也长着一丛旺盛的菅茅草蓬。更奇怪的是，从那石壁的缝隙中淌下一道泉水，丝毫没有一点浑浊或腥臊味，反而清莹甘纯，常年不竭。羊仔小时候就是喝这泉水长大的，那确实比现在的一些矿泉水更纯净。

剃头遥说，这是美女洞洞流出来的圣水哪，现在已经被开发，生产出“晶液”品牌的矿泉水，不用消毒，不用加工，就可以远销各地。据专家说那矿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喝了补阴壮阳，延年益寿。

羊仔对矿泉水不感兴趣。听了剃头遥的一番说明，他有点反胃恶心的感觉。羊仔痴迷地呆望着美人山，看得双眼发直，印堂泛亮，思绪翩跹，忽发奇想：要是连这座山也开发了，简直就是一处风景区。

不用开发，这山本身就是风景。剃头遥说。

你不懂，不开发谁来旅游？木不雕不成材啊。羊仔反驳说。

羊仔就在心中打定主意，要来开发美人山风景区。羊仔心中藏不住话，不几天，羊仔要来开发旅游区的消息就传遍了麻地墟。

这消息要是让羊仔的外公陈舜九在九泉之下听见了，不知会怎样惶惑怎样惊讶呢。

80多年前的那一天,也是正月时节,麻地墟街中药铺的年轻医生陈舜九去出诊。请他的病家是墟边的首富人家范开析。范老板在墟街上开了布店和经营京果烟酒的食杂店,但他的家眷却住在河对岸的赤埔村。那一天,春风吹拂,春光明媚,是一个好日子。陈舜九走出店门来的时候,显得精气神十足。他好像出门前刻意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穿一件士林蓝布对襟汉衫,一条裤管短短的裤子,脚上是黑贡呢的布鞋。这一身衣着是他今年过年时添置的。不知是这半年多来他的个子长得太快,还是当初为了省布把衫裤裁得太短,以至如今那身衣着穿在身上显得太短太紧了,让人担心他一伸腿一捋臂准会把衣服绷裂开来。他是个体魄健壮的青年,骨架高大,四方脸型,肤色白里透红,连短短毛发的脑壳也泛出清淡的蓝光。给人看来像个精力充沛出门探亲访友的农夫,倒不像个行医先生。范家派来请他出诊的,是老管家三泰,一个腰背佝偻的精瘦老头。三泰想为舜九提药箱,舜九不肯。虽说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家,让三泰提药箱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一个强壮,一个老弱,让老弱的提药箱,强壮的空手甩,走出去让人看了会被评论讥笑的。陈舜九只好放下先生架子,自己提着那只藤制的药箱,大阔步走过墟街。那时际,墟街上的店铺正要开张,断断续续传出“乒乒砰砰”的卸门板声音。饮食店的老板麻脸大鱼正在店门前扫地,看见陈舜九提着药箱匆匆走过,就问他:大清早,走得急——急急,上哪去啊?

陈舜九扭头示意后面跟着的管家三泰,边走边说,说是上范家看病。

看病看病,不知是谁看谁哩。大鱼说着,满脸的麻子仿佛都填满了诡黠的笑意。乡间的医生和患者“看”与“被看”,对人说,都说是“看病”,有些含混不清。陈舜九咧开嘴笑笑,也不作回答不作解释,照样急匆匆走他的路。那样子很有“治病如救火”的气势。偏偏大鱼这时候正闲得没事做,想找人寻开心,就在陈舜九身

背后大声嚷：我看你是去相亲差不多，打扮得那么清楚，走得那么急，好像是怕别人打头阵抢了绣球。

麻脸大鱼这么一张扬，果然引来一街哄笑。

陈舜九笑笑，懒得回头理他们，脚下走得更快，害得走在后面的老管家三泰赶得气喘嘘嘘。三泰边咳边说，陈先生走慢些，又不是什么急症，何必死命赶路？！舜九果然停住脚步，转身不好意思地朝三泰笑了。等三泰走近前来，舜九才开始走。但过不多久，还是把三泰远远甩在后面，舜九只好又停下来等他。就这样，两个人时快时慢，过了墟边的浮桥，过了水田埂和番薯坪地，来到了赤埔村的范家门前。

范家果然是大户人家的派势，门前院埕竖着三根石旗竿。这是范家先辈功名卓著的显赫标志，表明祖上有过不同凡响的业绩。陈舜九早就见过这些旗竿上的文字，知道其中有两根是贡举，贡举贡举，进贡才能中举，那也不过是用钱买来的名声嘛。陈舜九对这样的石旗竿有点不以为然，他喜欢的是大门旁边那两棵柚花树。那树高过屋檐，此时正开满一树雪白色的花朵，让人眼前一亮。地上也落满象牙白的花瓣，像洒了一地雪花。人还未走近，先闻到有一股郁香随风飘来，清清幽幽，带一点桂花味，又带一点柑橘果香，让人不由精神振奋心气清爽。

过后，陈舜九想起这一天的事，自己也觉得有点怪异。好像冥冥之中预先得到了某种启示，因此自己的表现和周围的环境都显得很到位，包括麻脸大鱼戏谑的嘲笑，也包括那两株知趣的柚子树。其中似乎蕴含了某种好兆头。那一天，那两株柚子树的花，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陈舜九一走进大门，便被那香气围裹了，那香气袭进他的衣裳他的心腑，让他一辈子也受用不完。

陈舜九被引到大厅落坐，显得有些神情恍惚行动拘束。虽然他和范家同在一个麻地墟上，但行医和经商两种行业似乎不怎么对口，一个提笔开处方一个拨算盘，一个寒酸一个富裕，门不当户

不对，平时也就轻易不相往来；除非像今天这样，范家请他上门就診。陈舜九扫了范家大厅一眼，觉得这厅堂的布置和世俗的有钱农家大不一样。虽然也有神龛有祖先的牌位，但正中却是一个十字架。那顶上的牌匾写的是“荣神益人”四个烫金的字。就是客厅里的桌椅，也不是常见的古式太师椅，而是中西结合的沙发。陈舜九坐下去，身子一沉，吓了一跳，只好把屁股挪到椅子前沿正襟危坐。

患者是范家的二小姐范可芳。

不一会，范可芳跟在她母亲——一个很有福相的胖妇人的身后走进了大厅。那一刻，陈舜九眼前一亮，几乎叫出声来，那不活生生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么！陈舜九早就听说，范家二小姐长得很标致。可惜范家主人常年在外经商，家眷也随身住在外边的多；再加上范家家教严厉，轻易不肯抛头露面，让陈舜九无缘一睹芳容。如今见到了果然名不虚传。范可芳长一副苗条身材，一盘瓜子脸，一双斑鸽眼，一张樱桃嘴。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位传统美人。只是脸颊潮红，嘴唇发白，现出一副慵倦病容，别的也确实看不出有什么病态。陈舜九看得发呆看得自惭形秽，不由站起身来。范可芳走进大厅时，也心中一怔，看见一位体魄健壮的年轻人，长得浓眉大眼，阔嘴隆鼻，头发梢上还粘着一片白色的柚花。范可芳看见那片柚花，不由抿嘴一笑，上前拈起那片花瓣，放在自己嘴里咀嚼。这个举动更让陈舜九吃了一惊，联想起管家在路上告诉他的话，看样子这个范二小姐是有点痴癫。

这时，老管家三泰端上一杯茶，说，老爷下漳州去了，不在家，请先生先用茶。陈舜九说，不忙不忙，还是先给小姐把脉吧。范可芳就走过来在他身旁的沙发椅坐下，把右手伸放在茶几上。那一刻，陈舜九只觉得柚花的香味益发浓重，几乎令人窒息。他眨眨眼，定下神来，把两个手指轻轻按住范可芳手腕上的脉穴。他屏气静声，听到了范可芳清脆的心跳，仿佛是冲入肺腑摄人魂魄的天籁

之音。范可芳瞟了陈舜九一眼，见他凝神默思，她只觉得压在自己手腕上的两个手指柔软如棉，肌肤相亲，温柔熨贴，好像传导一种令人感奋的信息，又像一股清泉一袭清风直透她的心田。陈舜九切了脉，然后打开药箱取出笔墨写了张药方，递给管家三泰过目。他说，没什么大事，只是血气不畅，神志郁结，服两帖药，调理调理就行。

这时，范可芳嫣然一笑，开口发出一连串疑问：什么血气不畅，神志郁结？两帖药就行？真那么灵啊？她母亲也满脸狐疑，对着陈舜九端详了半天：先生，你这人看病真是怪——怪怪，没问病情也没看舌苔，就敢开药方？

陈舜九说，信则灵，不信则虚。

范可芳想不到这位外表长得温文儒雅的年轻医生，看病竟是如此自信如此草率，心中就有些不高兴。她噘着小嘴唇，转身对母亲说，人家是高明医生嘛，还用问什么病情！

问是要问的。陈舜九说。他自然听出了范可芳话中的嘲讽和愠怒的意思，心中想，大户人家女孩果然有一股娇气，就像那雪雪白的柚花，容不得人轻慢践踏。他只好耐心作解释：管家在路上已经对我说了小姐的病情，既然看了，当然是可以开药的。

陈舜九不想当着范可芳的面询问病情，这正是他的精细之处。他已经从管家嘴里听说了几分病状，他不想再问一番刺激这位美人。

范可芳听了，却对她母亲撒娇：这两帖药我可不吃。

吃不吃随你，我反正是尽了职，医药费出诊费是要照算的。陈舜九说。

范可芳听他这一说，不由笑了起来，脸颊显出一对酒窝。

陈舜九从范家看病回来，独自一人边走边想心事。范可芳的清秀面庞不时在他眼前晃动，那双斑鸠眼仿佛勾去了他的神，那对